

杜甫研究論文集

二 輯

中 華 書 局



杜甫研究論文集

二 輯

11

中華書局

杜甫研究論文集
二輯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1/32·9 3/8印張·213,000字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6,900 定價：(9)1.30元

統一書號：10018·243 63.1 京型

出版說明

今年是我國古代偉大詩人杜甫(712—770)誕生的一千二百五十週年紀念。1961年12月15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將杜甫列為今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今年四月，在我國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也展開了杜甫紀念的活動。為了配合這一紀念活動，為了反映近幾十年來杜甫研究的情況、保存歷史資料以及推動研究的更為深入，我們特選錄報刊上的有關論文，編輯這個集子。第一輯已經編成，收“五四”至建國時的論文。本書是第二輯，所收的論文起自建國以後，至1961年底為止。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即選錄在內。這些文章，有的發表的時間已經稍久，其中的論點可能已與作者今天的看法有所出入，鑒於這是參考資料性質的書，因此我們徵得作者的同意，對過去的論點不再作修改。

本書所收，僅限於報刊上發表過的單篇論文。凡整本的專著，或雖係單篇論文而作者後來又輯為專著的形式出版的（如馮至的《杜甫傳》、蕭滌非的《杜甫研究》），為了避免重複，就不再收入。我們的見聞有限，可能還有些重要論文未能收入。同時，由於篇幅所限，也不可能把一切有關的文章完全輯錄進去。為了彌補這一點，我們在書末附了一份論文索引，供讀者參考。

所收論文，按其發表的年月先後依次編排。

1962年5月

目 次

談杜詩.....	顏 默 (1)
說杜甫律詩《題張氏隱居》.....	俞平伯 (9)
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	俞平伯 (11)
杜甫的道路.....	劉大杰 (20)
學習人民語言的詩人——杜甫.....	蕭滌非 (27)
杜甫寫典型——分析《前出塞》、《後出塞》.....	馮文炳 (37)
杜詩講稿.....	馮文炳 (54)
對於《杜甫寫典型》一文的意見.....	喬象鍾 (128)
試再論杜甫的《擣衣》.....	傅庚生 (135)
關於杜詩兩篇短文.....	馮文炳 (141)
談《石壕吏》.....	蕭滌非 (148)
杜甫的創作論.....	金啓華 (156)
杜詩札叢.....	夏承熹 (161)
說杜詩四首.....	陳 過 (167)
杜甫的藝術修養.....	金啓華 (172)
論杜甫的世界觀——杜詩研究第二章.....	西北大學中文系 (190)
杜詩札記.....	夏承熹 (217)
論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	柯劍岐 (226)
杜詩影響論.....	金啓華 (242)
雜談杜詩《登岳陽樓》.....	劉開揚 (255)
談杜甫七言絕句的特色——讀詩偶記之一.....	馬茂元 (259)

- 漫談杜甫的題畫詩 陳友琴 (268)
杜甫的絕詩 裴重 (274)
談楊慎批評杜甫 陳友琴 (276)
杜詩中含蓄之法 繆鍼 (279)
談杜詩“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蕭滌非 (283)
- [附]報刊論文索引 (286)

談 杜 詩

顏 默

一

當我讀着涅克拉索夫《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這首長詩時，我首先就被序曲中所揭示的詩題的意義所感動，對舊俄羅斯人民來說，這是一句多麼集中深刻的聲音啊！我想起中國古典作品裏也應該有這樣的聲音，我想起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涅克拉索夫生在俄羅斯民主主義革命覺醒的年代，他的聲音無疑是比杜甫的來得更洪亮，更廣闊，但是一種共同的感覺使我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詩人拉在一起，這就是他們把人民痛苦的呼聲集中提高到革命要求的高度，從兩首詩相隔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來看，這種聲音對杜甫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彷彿看到在黑漆漆的暗夜裏，杜甫的由凝固而張大的眼睛，聽到由高亢而嘶啞的聲音，感受到情緒上由沉痛迫切到痛定思痛的過程。儘管詩中充滿朦朧空闊的幻想氣氛，但是，我們不是更該把這種幻想理解作時代階

級的限制，而又把空闊理解作突破時代階級限制的視野麼？這種呼聲不僅是歷代詩人中很少有過，就是在杜甫本人，也是他痛苦生活體驗中突然的思想昇華啊！

杜甫是有政治抱負的人，許多自傳性的詩篇裏，杜甫總是惟恐別人不了解他；不疲倦地說着這一點：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年少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

他積極想作官，爲的是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是韋左丞（濟）對他並不是實際援助，於是上書，憤欲東走，“嘗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自擬爲一隻浩蕩滄波中的白鷗，就是說明自己有一個廣闊無邊的前程遠景，這樣抱負就使他區別於那些奔走仕途，患得患失的人。在《自京赴奉先詠懷》裏，他說得就更切了：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猶激烈。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嫂螻輩，但自求其次。胡爲摹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

像這樣忠心耿耿的政治抱負，從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以來，是僅有的第一個詩人，陶潛在詩的藝術上誠然是有很大

大成就的，但杜甫並沒有單純從“爲藝術而藝術”着眼，他批評“陶潛避俗翁，未能達其道”時，用的正是政治標準，杜詩的思想性，正在這裏。

當然，一個中世紀的讀書人從自己生活地位的痛苦遭遇體驗出來的，結合着儒道兩家唯心的政治哲學形成的政治理想，必然是有着悲劇性質的。他的社會出身使他找不到實現理想的社會物質力量，於是就不能不希冀於帝王將相，英雄偉人的善良願望。在杜詩裏，一方面是對當代政治無情的詛咒，一方面又摻雜着歌頌堯舜君王的詞句，正是這種矛盾性質的反映。比杜甫較晚的元結，也是具有這種態度的詩人。廣德元年(763)，元結作了道州刺史，道州原來是有四萬多家人民的富庶地方，經安史之亂，戶口已經不滿四千了。生產之破壞已經極爲嚴重，元結到任不滿五十天，上峯就去了二百多道徵收糧稅的公文，都說“失其限者，罪至貶削”。元結在這種情況下非常憤慨，他說“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並爲此作了一首《春陵行》，杜甫晚年在客中讀到這首詩，大爲感動，嘆息同志之不易得，作了一首《同元使君春陵行》，在序裏，他熱情的歌頌元結“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這又是矛盾性的一個例子。

和許多歷史上的政治家一樣，杜甫的政治抱負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色彩的，他晚年的一首詩，很足以幫助我們發掘他這一點特質：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却認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再呈吳郎》)

吳郎是杜甫的親戚，他把瀼西草堂借給他住，這首詩就是他特別關

照吳不要妨礙鄰居婦人來打他堂前的棗子的，詩裏流露着一種與庸俗的憐憫施捨有天淵之別的，樸實體貼的感情。因為這詩藝術表現比較平淡，並不甚為人留心，但是這種對勞苦人民的態度，正好說明他政治抱負的出發點。

杜甫詩中這種政治抱負的特徵是必須肯定的，在君主專政時代，杜甫這種本來是崇高的理想，被誣譖為對一家一姓統治者的依傍，今天是湔雪這一點誣譖的時候了。但是我也決不是要抹煞杜甫本人不是出身勞動人民因而生活思想與勞動人民有距離這一點顯著的事實。從歷史唯物論看來，中世紀的農民在文學方面也不能從本階級中推出一個像杜甫這樣的集中代表人物。

二

人們常說杜甫是寫實主義詩人，但是他的寫實主義只有在政治抱負之下才能有更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抱負又只有在現實主義之上才能有更堅實的基礎。杜甫許多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的確豐富多彩地寫出了天寶之亂前後的年代。

開元將及三十年的和平歲月裏，農村生產力曾經有過大的發展：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但是這種安定之下是危機四伏的，一方面是人民勞動果實通過剝削，高度集中，形成了統治者荒淫無恥的基礎，先看看楊貴妃同她的姊妹弟兄：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鱟。犀筍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炙手可熱勢絕倫，慎

莫近前丞相嗔。(《麗人行》)

到安祿山事變前夕，這個官僚剝削機構更加大了，君臣上下的荒淫無恥都到了極點：

形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

危機的另一方面，又是統治者為遂其剝削聚斂之欲，勞師吐蕃，普遍徵兵，破壞生產極為嚴重：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壠畝無東西。(《兵車行》)

在這種腐化荒淫“多士盈朝廷”的時代，像杜甫這種有“致君堯舜上”抱負的人是沒有路的，他是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生活的。

但是一朝變亂發生了，將士不能效命，皇帝只好倉皇逃難，當時很多很多的官僚文人都降順安祿山了，倒是杜甫這個窮書生還跟着去找偏安的朝廷，“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表現了士人氣節。

上面，僅僅是中唐時代正面輪廓的草草鉤勒，我們如果追述一下杜甫身歷的艱苦，以及從這些艱苦日子中他所見的勞苦人民生活，這個艱難苦痛的時代眉目就更具體圓整了，天寶十四年(755)他從長安遠道奔走還家：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啕，幼子糞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乾元二年在同谷逃難之中，他是靠拾橡栗，鋤黃精過日子：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主歸不得，手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镵長镵白木柄，我生託予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同谷七歌》）

我們再看看有名的三吏三別裏所表現的農民因戰爭抽壯丁所造成的生活慘狀吧！

在《新安吏》裏：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在《石壕吏》裏：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在《新婚別》裏：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生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在《無家別》裏：

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近行只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這是乾元二年(759)的詩，但是從元結在763年所作的《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兩詩，及在後的元微之白居易的詩來看，我們知道從天寶十四年起，唐代就永遠結束了安定的局面。

杜詩裏的唐代社會的真正面貌是遠比上述的零星徵引豐富得多的。他的生活是一個無盡的寶藏，對杜甫說來，他的詩的確是他生命的表現，(對許多非現實主義的詩人却不能如此說的！)現實的精華與糟粕，人生的正面與側面，都被他寫進了詩，這樣的一個時代，一個人生，不僅由六朝到沈宋的律詩格局裝不下，就是從四傑到陳子昂的樂府及古詩格局也裝不下，在一部杜詩裏所裝的生活內容之豐富是驚人的，為表現這些內容而創造的形式也是驚人的。他的創作的確給往後近一千年的舊詩打下一個根本的局面。他的藝術創造我自感研究得很少，為求簡練，我無妨舉一點不割裂整體的尋章摘句的例子：他寫理想中泰山的形象是：“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他寫夢李白醒後的情景：“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他寫記憶中公孫大娘的舞劍藝術是：“……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燭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他也很會寫大自然：“林花着雨臙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他概括一個動亂的時代，只用兩句話：“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他寫兩個潦倒不遇的讀書人(他自己和他的老友鄭廣文)的飲酒：“清夜沈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墳溝壑。”彷彿讀着魯迅寫的呂緯甫、魏連殳，有一種超出同情之外的冷然的命運存在。這些都是當時詩裏的第一流創造性的語言。

三

站在今天現實需要的高度來談杜詩時，首先我們應該學習這

個“詩聖”的政治態度、生活態度、創作態度。他的取捨愛憎是異常分明的。正是這種嚴肅的人生態度使他比其他同代詩人體驗了無量數更深更廣的現實。如果說我們可以提出一點對杜甫的意見，就是沒有像白居易一樣自覺的注意語言的大衆化（雖然他也創作了許多生動的口語作品），但是比之政治態度來說，這還算第二義的問題。胡適之主張白話文時就常常誤解大衆化爲以資產階級立場“化大衆”，因此，他所表揚的寒山、拾得、朱敦儒的作品裏的人生態度都是庸俗的，他所表揚的杜甫某些消極閒談的絕句，也是杜甫生活中次要，偶然的一面。從這個基本意義看，宋詩比唐詩浮泛不必說了，就是元稹、白居易與杜甫也有程度高下之分。清朝末年倡導過詩的語言改良“兼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方言土語入詩”的黃遵憲，不過把朱紅油漆的縉紳門面改裝成五光十色的洋廣雜貨舖，開開眼界而已，有什麼成就呢！明清兩代人學杜甫，就是拚命從杜甫形式去追求，擬聲調譜，模仿格律腔調，結果愈來離杜甫愈遠，文藝學習上的教條主義“技巧論”必然要技窮的。

話又說回來，當我讀到“安得廣廈千萬間”時，我感到杜甫心裏沸騰着的改變這個使千萬人凍餓的世界的自發的激情，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覺悟的支持啊！但是歷史終於無情地給他的願望作了悲劇的結論。這個事實一方面固然使我們感到生在馬列主義時代的幸福，但是這個第八世紀的詩人在創作上的偉績豐功對今天偉大豐富時代中歉收的詩壇來說，又不如說，這是沉重的鞭策。

（《文藝報》第3卷第7期，1951.1.25）

[附記]這篇文章是解放初期用新觀點評述杜詩的一種學習和嘗試，在運用新術語、新概念上存在一些缺點，曾經有同志寫文章批評過，這是應該感謝的。但他在批評中也對我的原意有所誤解，我當時也沒有申辯。如今事隔十餘年，更不願再來申辯了。 作者 1962.5.18

說杜甫律詩《題張氏隱居》

俞平伯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鱣潭鱣發發（音撥），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原作共兩首，第一首是七律，殆初識張君時作，形容他的爲人。這是第二首，大約跟張氏已很相熟了，所以開首便道“之子時相見”，《鏡銓》以爲“當是數至後再題”，詳註以爲“往來非一度矣”，皆是。

一首應酬之作。照例應酬不會做出好詩來，但也有例外。正可以從這裏看出作者的人情味跟風趣。藉兩點來簡單地說明它。

(一)直說典故雙管齊下。直說跟用典是古詩常用的兩種表現方法，如不能分辨，詩意便不明白。在這裏却兩兩密合。假如當作直說看，那麼完全是直說而且接近白話；假如當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謂無一句無來歷。但這是形迹，杜詩往往如此不足爲奇。它能够有風趣，方是真正的難得。

如“之子”翻成白話當說“這人”或“這位先生”，但“之子”却見《毛詩》。第三句，池中鯉魚很多，游來游去；第四句鹿在那邊吃草呦呦地叫；但“鱣鮀發發”，“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並見《毛詩》。用經典成語每苦迂腐板重，在這兒却一點也不覺得，故前人評：“三四驅遣六藝却極清秀。”而且鹿鳴原詩有宴樂嘉賓之意。所以這第四句雖寫實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啓下了。

“杜酒”一聯，幾乎口語體，偏又用典故來貼切賓主的姓。杜康是創製秫酒的人。“張公大谷之梨”，見潘岳《閒居賦》。他說，酒本是我們杜家的，却偏偏勞您來勸我；梨本是你們張府上的，自然在園中邊摘邊吃，不必向外找哩。典故用得這般巧，顯出主人的情重來，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說得這樣輕靈自然。《鏡銓》說：“巧對，蘊藉不覺。”蘊藉不覺正是風趣的一種銓表。如巧得讓人覺得了，便落入纖巧的下乘——即使還不算惡道。

(二)用透過一層的寫法。文章必須密合當時的實感，這原是通例。但這個現實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為佳。在這裏即超過，超過便是不很符合。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現得非常圓滿，也就是進一步合乎現實了。我請舉這詩末聯“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想這個情形，前村的山路很險，又喝醉了酒，跌跌蹣跚地回去，彷彿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的光景，那有不發愁之理，所以這詩末句實在該當作“歸醉每應愁”的，但他偏不說“應愁”，顛倒說“無愁”。究竟“應愁”符合現實呢，還是“無愁”符合現實。我們該說“應愁”是實；我們更應該知道“無愁”雖非實感，却能進一步地表現這主題——主人情重，客人致謝，賓主極歡。

在這情景下，那末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須說“無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個比較自然合理的解釋，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給否決了。《杜詩集評》引李天生說：“末二句謂與張深契，故醉歸忘山路之險，若云醉而不知，則淺矣。”我以為李氏的話是很對的。杜甫正要借這該愁而不愁來表示他對主人的傾倒和感謝，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個酒糊塗，那詩意全失，不僅殺風景而已。又這一句結出首聯的意思來，“邀人晚興留”是這詩裏主要的句子。

(《語文教學》1951年第2期，1951.9.15)

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

俞平伯

這是杜甫中年的作品，時年四十四，在他的五言詩裏，是一首代表作，比《北征》尤為精密。詩的大旨從題目上已表示出來，共有三點：（一）記旅行的見聞，（二）家庭的狀況，（三）詠自己的懷抱。若把懷抱作為廣義的解釋，說全首都在詠懷也未嘗不可。他動身的時節，在初冬十月十一月之間，其年為唐明皇的天寶十四載。這個年和月都很值得注意；因為安祿山恰好在那時候造反。地點亦值得注意；因為他從長安到奉先，經過驪山，而唐明皇楊貴妃恰好在驪山過冬，後來如《長恨歌》“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雖千古傳名，其實不免追想虛擬。這才是真知實感。史稱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反，十二月陷東京，明年六月入長安，老杜行路做詩的時候，安祿山正在那裏舉兵，明皇貴妃却在這裏大頑特頑，所以千載以後讀了這首詩，誠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詩人是最敏感的，先覺的，他從社會政治動盪的脈搏裏，對於治亂興亡能有明確的診斷。杜甫在這詩裏，已充分表示了這個，證明了這個。

原詩五百字，段落相當分明，共分為三：（一）詠懷。（二）所見驪山光景，夾敘來議。（三）行路到家，記家中窮困淒慘的實況。聯繫自己的生活，觀測事變，作為總結。現在分三段引本文，再隨文解釋，除對於舊註略有校正外，不能引錄，讀者仍須看註。解說不免囉嗦重複，有些話原本不必要的，為着廣大的階層讀者設想，不能不多